世相百态

孔雀鸽

■王智琦 文

那天,在新疆独山子观赏了大峡谷后,便信步往回走。北疆的太阳干爽而炙热,我不由加快了脚步。不远处有一群鸽子在踱步啄食,见人靠近并不慌张,还是慢慢地踱着步。起先我不在意,鸽子随处可见,上海现在野鸽子(斑鸠)尤其多,但这群鸽子看似有点与众不同,便收住脚步,定睛细看,果然不同寻常。

这群鸽子的奇特之处在尾羽,它们不像寻常鸽子那样会紧紧收拢,振翅高飞时才散开尾羽,形成悬浮气流,而是松蓬蓬地伸展开来,恰似孔雀开屏。

集合时间还未到,我赶紧在手机上百度,恕我孤陋寡闻,还真不知道有孔雀鸽这一种鸽子。资料表明孔雀鸽起源于印度,在亚洲分布较广,尾羽比一般鸽子要多,有30到38根,所以形成孔雀开屏之状。它们的羽毛大多呈白色、黑色或灰白色,有趣的是,很多孔雀鸽的尾羽与全身羽毛包括颈、头部的颜色截然不同,比如说眼前这只孔雀鸽通体洁白,尾羽就是黑色。我猜这不是物种自然进化的结果,而是人类为追求观赏性,刻意而为之的"杰作"。

正因为终日拖曳着过多、过长的尾羽,孔雀鸽走路时为保持身体平衡,自然就会昂首挺胸、左右摇摆,像是在跳着芭蕾舞。看着它端着架子,很可爱,又觉得有点滑稽可笑。

团友尚未到齐,我试探着逼近这群孔雀鸽,它们可能感觉到来者不善,开始拼命奔逃起来,却没有一只腾空飞向辽阔的天空,而是纷纷往铁栅栏里钻。见人不再追逐,危险解除后,又安闲地踱起步来。我正纳闷它们为何不愿高飞,工作人员笑着说,孔雀鸽漂亮吧?就是不愿高空飞翔,因为它们的飞行能力已退化很多,尤其是不能高飞。

我听了悚然一惊,鸽子的家园在天空,生命在于翱翔,如果只为了外在的华美与端庄,而舍弃飞翔的本性,是不是有些悲凉。

看着这群蹒跚着走来走去的孔雀鸽,不禁联想到王安石的《伤仲永》。如果不是神童的光环笼罩,说不定仲永本可成大器。名利场上的追逐永无止境,带上黄金的镣铐,得到什么,又终将失去什么呢?

幽篁居 ■王修远

意犹未尽

难以忘怀的戈壁滩

■钱坤忠 文

从大西北旅游回来,已有一个多月,脑海中依然会浮现孤烟大漠、广袤通透的大西北景色,尤其是布满粗沙砾石的茫茫戈壁,不是因为年轻诗人海子住在德令哈写过戈壁的诗句,也不是因为去寻找离奇的故事,只因为戈壁的空旷和辽阔,给人无限的遐想。

进入戈壁滩,犹如进入原始旷野,满目苍凉,干涸荒芜,寸草不长,飞鸟绝迹,是千里不见人烟的生命禁地。

一望无际的戈壁滩静得出奇,静得让人窒息,静得让人生畏。灼人的热浪席卷着每一寸土地,使人喘不过气来。远处连绵起伏的山丘,也是黄沙堆砌而成的沙海。一眼望去,到处都是单调的灰褐色。它们就像地球的"皮肤",既展现了中国地貌的丰富多彩,也见证了地球波澜壮阔的构造史。神奇的是,虽然柴达木盆地从郁郁葱葱演变到如今荒凉萧瑟,但海洋和雨水终究还是留下了它们的足迹,在戈壁沙漠地底下埋藏了丰富的石油、天然气以及其他的矿产资源。

那天我们的车开了一个多小时,眼前突然出现了六七只野骆驼。我们叫司机立即停车。大家纷纷下车,拿出相机和手机,对着骆驼,一阵狂拍。那几只骆驼也不怕人,停在那里,伸长了美丽的脖子,似乎摆好姿势,任你拍照。

偶尔在茫茫戈壁中看到野骆驼,同行旅游者欢呼雀跃,真想与它们拥抱一下。生命在这里显得异常的可贵可亲。戈壁滩忽然因野骆驼的出现而变得美丽和迷人了。

其实在我心中,戈壁的世界一直很美,漫漫黄沙,风雕琢的一道道沙梁,美丽如画;一道道沙漠波痕,蜿蜒伸向远方。地面的沙丘与蓝天融为一体,看上去烟波浩渺,如梦如幻。这时你会感到,天空是那样的蓝,云层是那样的白,旷野是那样的静,远山是那样的近。

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浩瀚的戈壁滩。粗犷豪迈、雄浑壮阔的神韵给我的感受,远比高山和大海要深邃得多。诚然,人在一望无垠、浩浩渺渺的戈壁沙漠中,宛如一颗沙粒,微弱渺小。但干涸苍凉的戈壁,开阔了我们的视野,让我们坚强、忍耐、抗争,给我们拼博的勇气和力量。虽然戈壁的荒芜和苍凉,也让人感到无力又无奈,春天的草,绿不了沙漠,春天的花,红不了戈壁,但梦想可以在春天发芽。

这是一道没有风景的风景。我们的前辈在建国初期,背井离乡,奔向戈壁,奔向热土,奔向梦追寻的地方。茫茫的戈壁滩上有他们的汗水和足迹,在这片土地上,唱出了生命不屈不挠的最强音。

当看到太阳用万丈霞光染得戈壁金光灿烂时,我们还会联想起戈壁沙漠深处掠过的一幕幕画面:沙场鏖战、金戈铁马,张骞出使、苏武牧羊,声声驼铃、悠扬千年。

我们的车颠簸前行,车轮仿佛辗过岁月。我的双眼凝视着窗外,那倚天仗地的大戈壁是江南见不到的。我的思绪流淌在这茫茫的戈壁,翻阅着这部厚重的史书。

岁月悠悠

白纱手套

■陈茂生 文

气温逐渐走低,街上戴手套的人越来越多。

如今的手套五颜六色,姹紫嫣红。但迂腐如我,依然对白纱手套情有独钟。不仅因为其质地柔软、价廉物美、保暖护手,提重物触感"跟手"实在,不会油头滑脑地来回游动,更因戴上白纱手套,往事似乎便从眼前晃悠悠地飘过。

想当年,手套、工作服和帆布工作鞋是冶金系统工厂劳动防护"三件套"。刚开始的手套是"粗纱白手套",编织手套的线绳粗大但不结实更不耐用,在"三件套"中使用量最大、更换最频繁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一线不同岗位职工每月领取7-10付手套,看似厚厚一摞,但要与金属粗粝表面或机械锋利边缘接触,必须两只叠套使用。由于磨损厉害,短则一日长则三两天就会有破损,不及时更换难逃皮肉之苦。而被油污水垢浸渍后,湿漉漉、油腻腻的感觉实在不太好受,尤其在冬天,所以就有了用自己湿手套偷换别人新手套的"恶作剧",车间、部门领导经常为"侦破"此类案件伤脑筋。也有老师傅用粗针大码线缝补破洞,期待手套还能顶用个一天半日,多余手套寄给务农的兄弟姐妹。工厂文艺小分队据此还编了个接地气的舞蹈"补手套"。

因手套绳线粗壮,穿身上能抵挡一些风寒,就有老师傅千方百计拆成一个大线团,然后编织成一字领、高领头等各式"粗纱线衫",往身上一套与穿时髦羊毛衫的小青年擦身而过也毫不怯场。那辰光,手套是深入一线的标志。厂长一早下车间,每周四科室人员到车间劳动都要戴手套,若被人说,"手套还没碰脏又跑开了"……就是分量很重的批评了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,手套限额逐渐宽松,每月会配发一定比例的"精纱白手套",细洁紧致、漂亮耐用,戴着干活感觉是在"暴殄天物",所以不少师傅都带回家,给儿子、女儿戴着骑自行车,招摇过市特别弹眼落睛。

再以后引进了自动化的先进设备,需要精准操作,也为展现现代化氛围,有些工种配发"细布白手套",精致细巧,尤受女职工喜欢,甚至介绍对象会特别说明"上班戴细布白手套",意味着工作轻松、有技术含量、工作环境优雅。在电视剧的文物考古、刑侦现场乃至广场舞大妈们手上,通常还能看到这样的手套。如今已不多见的公交售票员,当时为方便点钞出票,专用手套上的大拇指和食指仅为半截,其余三根是完整的;马路清洁工的手套则是一个大拇指,其余四根手指一个"大通间"……手套变迁映衬了工厂发展,没了手套也就没了厂。

母亲在世时经常说:"戴手套、做生活,一日三餐吃得落。"手套象征着诚实劳动。以后从工厂辗转职场,在落地钢窗边敲打计算机,经常感念戴手套抡铁锤时的旷达和不羁。有一天突然发现,掩饰犯罪的行为、将非法事务向"合法"过渡的操作过程被称作"白手套",不由心头"别别"跳,感觉曾经忠实陪伴的手套实在有点太冤枉了。

旅游日记

在泰国淘旧货

■王建运 文

我在国内有每到一地逛古旧物市场的嗜好,来泰国游览了著名景点后,自然向已旅居泰国数年的朋友提出,要去"古董旧物市场"看看的要求。朋友掐指一算说:"按这次行程算,你正好能赶上周六与周日两天市场开放日脚。"

朋友讲的周末开放市场,即指在泰国赫赫有名的"乍都节市场",它位于曼谷市中心北面约8公里处的暹罗商业中心区,英文名Siam,由服装综合市场、中古市场与古旧货物三个市场组成,前二个市场建成于二十余年前,后一个市场则在二战时期便形成了,当时这里充斥了大量战争遗散物资,小至部队服装与军用品,大到武器弹药与装备等,是当时泰国人以物易物、淘买旧物件的好去处。这有点像过去上海的虬江路市场,也是形成于上世纪40年代。据讲当年上海有人在虬江路还淘到军用飞机上的零件。虬江路市场随着城市改造已被彻底拆除了,而在泰国曼谷,因其经营有特色被保留至今,每逢周六日这里各国游人川流不息,市场上人头攒动,买卖双方热闹非凡。

从我居住地的湄南河大桥处,坐公交车换乘轻轨BTS,至Mo Chit站下就可到该市场。下轻轨走下铁梯便见一侧马路的人行道上,已一个紧挨一个排满了地摊,泰国没有城管,我一路察看过去,地摊上大多是杂项小物件,其中又以各类装嵌在金属小盒内的佛像挂件居多。这种小佛像多雕刻的是观音或释加牟尼,有木雕、石雕砖刻、铁质不等质地,上品雕像甚至鎏金。据朋友介绍,泰国人佩戴这种佛像挂件,就如同中国人喜佩玉器一样,但他们的普及率远高于中国的玩玉者,几乎达到每个成年男子拥有数件。这种小佛像也分普通与中高档之分,前者指无名工匠新制作品,中者为有名望的工艺师制作,而后者则多指有年份的古董级小佛像。我在市场上见到的古董级小佛像相当于中国的明清至民国时期,多为从泰国各地庙宇门前湮毁的佛塔或佛壁墙上挖取得来,年份越远久、保存越完整的价越高。我朋友说,在泰国一件上品的佛像挂件,价从数十万至数百万元泰铢的经常可闻。泰国男人们相见常会取出佩戴的小佛像攀比,比谁的名头大,比谁的年份长,这有点像中国爱玉者见面的"斗玉",胜出者沾沾自喜,脸上充满了荣耀感。

走过地摊进入正式市场,内有固定室内店铺与室外搭成的长排条桌,人们在这里挑选物品、讨价还价,颇有人气。这里经营的商品均为二手旧物件,有衣物、家具、音响、珠玉、钟表、眼镜、钢笔、打火机、纸钱银币、影带唱片、旧书画册、车配零件、瓷砖雕像、红木原材、西洋餐具等。当然,这里所有二手货商品、特别是老物件真假不包,全凭购买者自己的眼力。

在一家外国人开设的旧货店,我见到了数件品相较好的西洋挂钟,有一件约19世纪初、高约1米多的立体陈设摆件座钟,通体鎏金装饰,雕刻有人马花鸟玩偶等,金碧辉煌,一问价约人民币2万元左右,这与上海拍卖的同类西洋座钟比,价格低一半左右。在一家裘皮衣旧货店,有美国哈雷摩托车的专用皮装与皮帽子,价钱倒是明显偏高,这可能与泰国铺天盖地都是开摩托车的,喜爱美国货,销路好有关。

市场内的各类二手货东西,档次普遍不高,逛了大半天也没见让我眼睛一亮的东西,有的东西因国情不同我也看不懂。

逛旧货市场需来回看与探察行情,是最耗损时间的。最后,我以少件、易携带方便为原则,在此连比划带用洋泾浜英语,讨价还价买了五六件小佛像挂件。我思忖:本人不远千里来到这异国他乡市场,总该带些有意义的东西回去,赠家人或朋友,亦不虚此行。

文苑投稿电子信箱:
zfk@yptimes.cn,欢迎投稿

本报地址:上海市安波路565号 电话:65653113 邮编:200433 本报电脑部电脑照排 浦东彩虹印刷厂印刷